

一把雨伞给这天用

Ein Regenschirm Für Diesen Tag

【德】威廉·格纳齐诺 著

Wilhelm Genazino

刘兴华 译

生命只不过是
个长长的雨天，
而身体
是一把给这天用的
雨伞……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1516.4/44

2008

〔德〕威廉·格纳齐诺（Wilhelm Genozino）著

一把雨伞给这天用

刘兴华 译

Ein Regenschirm Für Diesen Tag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把雨伞给这天用 / [德] 格纳齐诺 (Genozino, W.)

著: 刘兴华译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7

ISBN 978-7-208-07418-7

I. 一… II. ①格…②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IV. I516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48201 号

责任编辑 邵艳美

装帧设计 朱 鐸

设计制作 姜 舟



世纪文景

一把雨伞给这天用

Ein Regenschirm Für Diesen Tag

[德] 威廉·格纳齐诺 [Wilhelm Genozino] 著

刘兴华 译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)
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 5.75

字 数 88,000
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07418-7 / I·475

定 价 22.00 元



主人公是位人到中年的鞋子测试员，整天穿着高级半成品鞋在街头闲晃，为厂商撰写试穿心得。女友刚刚离开他，因为终于受不了他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。而他，虽然受过高等教育，拥有别人看重的才华，却因为找不到对生命的认同，始终觉得自己像个高级半成品鞋。

一个失败者的人生故事，
一种不可安慰的忧郁和清醒……

威廉·格纳齐诺 (Wilhelm Genazino), 2004 年德国毕希纳奖得主。1943 年出生于德国南部的曼海姆市, 做过记者、报刊编辑, 1977 年起专事写作。著有小说《阿布沙弗》、《污斑·夹克·房间·痛苦》、《一把雨伞给这天用》、《女人·屋子·小说》、《拥有太多爱情的男人》等。

威廉·格纳齐诺的早期作品以锐利激进、批判色彩浓烈的风格受到文坛瞩目, 后来转向描写小人物的生活和心理状态, 风格幽默冷峻。除“诺贝尔奖风向标”之称的毕希纳奖之外, 他还曾获不来梅文学奖、柏林艺术奖等重要奖项。

献给芭芭拉



I

两个小学生站在广告柱前面，朝一张海报吐口水，然后对着流下来的涎液大笑。我稍微加快脚步通过。对于这种事情，从前的我比较无所谓，最近却会立刻反感起来。这种改变，我自己也觉得很遗憾。

几只燕子又飞过地下通道。它们冲进地铁站，八九秒后又从对面的出口飞出来。我倒是愿意穿过地下通道，让飞驰的燕子从身旁超越。不过这种错误不应该再犯。差不多从前两个礼拜起，我就不再走这个地下通道了。燕子飞过，只不过两三秒，起先我没看到，紧接着就发现那些湿淋淋的鸽子，在铺了瓷砖的一角缩成一团。两名躺在地上的流浪汉想逗弄它们，但这些鸽子对他们的声音和手势没有反应，于是流浪汉就嘲弄起这些鸽子。不久之后，我就发现自己右鞋尖上有块干掉的番茄酱渣。我不知道这个

渣斑是怎么来的，也不明白自己怎么直到现在才看见。我无所谓地对自己说，别再走这个地下通道就是了。

我看到贡希尔德在地下通道的另一头。我有点怕名字叫做贡希尔德、盖希尔德、梅西特希尔德，或布隆希尔德的女人。贡希尔德自顾自地走着，几乎不太张望。她常说自己是瞎子，说的时候像是在开玩笑，但她却真是那么想的。大家得对她说她可以观察到什么东西，那么她就会心满意足。此刻，我不觉得有必要和贡希尔德打招呼，于是避开她，暂时退回到赫德街。要是贡希尔德会四下张望（张开眼）的话，说不定就会知道我在躲她，至少有些时候是。

两分钟后，我就后悔没跟贡希尔德在一起了。因为贡希尔德的眼睫毛和姐格玛的一样。十六岁时，我和姐格玛在露天游泳池、在我妈的熨衣台上做爱过。其他的女人只有单排睫毛，但姐格玛却冒出双排睫毛、三排睫毛，甚至四排睫毛。没错，说姐格玛的眼睛被密密麻麻的睫毛包了起来，一点都不为过。贡希尔德也有这样的眼睫毛。每当我多看她一会儿，便会立马觉得自己又和姐格玛一起坐在熨衣台上了。我想一个人会让我们难忘的，不

是共同经历过什么事，而是这类在事后才注意到的小地方。

我今天虽然不愿去想姐格玛，却已想着她好几分钟，现在甚至还想起她泳衣的颜色。我们青梅竹马的爱情结束得不太愉快。一年后，姐格玛带着蛙镜出现在露天泳池。每次我们下水时，她都会戴好蛙镜，也就是说，我再也看不到她密密麻麻的睫毛了——那在水中和阳光下特别漂亮，会像白糖的小颗粒那样莹莹闪烁。当时我不敢向姐格玛承认我退缩的原因。直到今天，要是我轻轻对她说，姐格玛，那是因为蛙镜时，还是会感到一丝可笑的痛楚。

在尼可莱教堂旁，有个小马戏团正在演出。一名年轻女子问我是否可以帮忙看顾一下她的箱子，我说可以，为什么不呢。那女子说十分钟内就会回来。她把箱子搁在我身旁，打了个友好的手势后便离开。我老是惊讶为什么陌生人会如此信任我。这个箱子不大，但看起来却像是经过了颇长时间的跋涉。有人在看我，暗忖箱子是不是我的。不，不是我的。

以前我总觉得，人们看着对方，是因为害怕听见什么坏消息；后来我以为人们看着对方，是为了找出话题来聊聊古怪的生

活。因为在人们的眼光中，这种古怪会不断地来回掠过，根本不让你有时间观察。

今天我几乎都不再胡思乱想，只是到处看。很明显，我是在说谎，因为不太可能在街上乱走而不想些什么。这一刻我想的是，如果人们突然间变穷了，还真不错，而且是所有的人一下子都变穷。要是眼前的人没有太阳眼镜，没有手提包、头盔、竞速脚踏车，没有纯种狗、溜冰鞋、无线电子钟的话，该有多好。除了几件穿了好几年的破衣服之外，他们身上应该一无所有才对。至少应该这样度过半个小时吧。

我说不上来为什么此刻自己有点不爽。清早起床时，我对各式各样的穷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两名发臭的男人走过我，我马上就能谅解他们。他们无家可归，没有浴室，也没有任何感觉，只得逆来顺受，得过且过。

我站在这里，无法说明自己在看管的箱子是谁的，这种感觉实在很棒。马戏团场子边，有名年轻的女子正在把一匹马牵到一旁，开始梳理它。她将脸靠近马的皮毛，手在马背上用力刷出一道道清楚的线条。那马抬起一只脚，蹄子敲着青石路面，发出清

脆的咔嚓声。几乎就在同时，马的性器露了出来。有一会儿，一旁的观众不知该看马的哪一部分。我从两个臭骂着的男人的眼神看出，他们什么都不想看，而只是等着。他们在等着看那女人突然发现马的性器的那一刻。她为何不后退一步，像是不小心看到马的下体？那女人不知道有些观众正等着那意外的一瞥。她的脸紧靠着马背，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就是现在！往旁边靠一小步就够了，这个意外就会发生。

托我看管箱子的人回来了。她的左手拿着一张处方。现在弄明白了，她去看医生，不想带着箱子出现。她说不定不是旅客，而是一位城市游民，一个无家可归的人。她道了谢，取走箱子。我想警告她不要太轻易相信别人，而同时，我不得不对自己的这份关怀感到好笑。观众的惊讶没了。马的性器，就像刚才渐渐冒出来那样，此刻又慢慢缩回自己鹅绒般的包皮内。周遭观众私底下的激动平息了。在这样的四下张望里，我卷入了一场我不太想要的冒险，尽管这个冒险很类似我常常想要（惦记）的那类冒险。

一名男子走向一个鲜艳的箱子，上面写着斗大的字：“在此

投入抽奖券！”那个男的把一小张票券投入开口，又回头看了马一眼。他那迅速冷却下来的激动迫使他笑了一下。我不经意地看见那位照顾马的女子把脸贴近马身，看来像是在闻它的皮毛。现在她举起的双臂轻轻搁在马背上，并把脸贴在马的体侧约有三秒之久。马安安静静地看着周围。我相信，闻着马毛会很快乐。

这时候，贡希尔德晃过广场。她认出我，朝我径直走来。这表示贡希尔德在这期间什么也没看到，什么也没听到，什么也没想到。事实也是如此。她说：我又开始胡思乱想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，但什么事都没有！我当然不希望自己发生什么事，不过我总会不由自主去想，这就是我个人荒唐的地方！为什么是个人的？我反问道。因为我的荒唐不是大家的荒唐，因为我能控制它，贡希尔德说。

她逐渐平静下来。我犹豫着，是不是该指引她去看那位照顾马的女人在干什么。贡希尔德垂下了眼睛，于是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她的眼睫毛。可怜的妲格玛！要不是贡希尔德有这种睫毛，我大概就不会对她感兴趣了。明后天我会再过来一趟，看看那名女子会不会再梳理马毛。贡希尔德站在我旁边，大概正等着我指引

什么东西给她看。照顾马的女子把马牵回马厩。

我们要看马戏表演吗？贡希尔德问，取笑着自己的问题。

为什么不，我说。

你真的想去看马戏表演？贡希尔德叫道。

当然，我说，你不想吗？

那我就得一直想，自己是不是想不出比马戏表演更好的东西了。贡希尔德说。

我没说话，看着一名熟睡的婴儿，他就躺在我们身旁的一辆婴儿车中。那婴儿听见陌生的声响，噘了噘嘴唇。为什么是嘴唇，而不是手指？我没问贡希尔德这个问题，只在心里感到幸灾乐祸。那位母亲从手提袋中拿出一个奶嘴，塞到婴儿嘴里。而这时候，一堆棉花棒从她的手提袋中掉出来，全撒在地上，散落在那位母亲的脚前。有两根棉花棒落在贡希尔德的鞋子前，贡希尔德喔了一声。那位母亲捡起所有的棉花棒，除了贡希尔德鞋前的那两根。贡希尔德可以捡起那两根棉花棒，交给那位母亲，不过她既不去看马戏，也没有捡起棉花棒。碰上这种情况，贡希尔德只会尽快离开。我会觉得贡希尔德讨人喜欢，基本上也是因为这

点。不过，每次我还来不及向她表示我的好感时，她就消失了。

现在她也对我轻轻拜了一声，就从这情况下脱身。

我目送她，直到发现一个女人的背包中掉出一块口香糖。那个女人埋头看一家珠宝店的橱窗，没注意到自己掉的东西。我是不是该走过去告诉她：您掉了一块口香糖？还是我该说：您有东西掉了。这样就够了？不然直截了当：您掉了东西。我可以指一指地上的东西来解释（因为我不喜欢说“口香糖”这个词），虽然只用手指头指，我（大概）也会感到尴尬。

这真可怕，我好像贡希尔德，无法让别人注意到任何东西。也许没有人会告诉那女人她掉了东西。她全身裹着黑色的人造皮，我想她是名摩托车骑士。她往前走，口香糖留在原处。她行走时，皮革发出轻微但依然清楚的叽叽声。怪的是，这种叽叽声让我确信我闭上嘴并没错。说不定今天有很多人都会掉个口香糖什么的，只是我没及时发现而已。

那名女骑士只对橱窗里的陈列品感兴趣。她现在站在一家面包店的橱窗前，打量里面的坚果牛角面包、碎渣蛋糕、千层酥。她走进店里，买了一个麻花饼。我见到她在店里就开始吃起麻花

饼来，边嚼边走，回到街上，又到一家发廊的橱窗。她不看房子、房子入口、电铃、大门、信箱或窗户。

我觉得看房子就和看人差不多。你看，人们往往在一间房子里一住就是好几年，甚至十几年。当房子被人看时，自己也一样被看，直到有一天，房子突然消失，或是被改建到让我不复认出，或让我火大到不想再看。我不清楚今天是不是这样的日子。是的话，那我又会觉得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应该要像老房子一样被告知即将消失或改建。这种感觉又和我常有的一种感受有关：我来到这世上并未经过自己内心的认同。讲明白些，我一直在等有人来问我，我是不是愿意待在这里。这样说吧，我想得很美，期待有人今天下午能够征求我的认同。我根本不知道，到底是谁会来征求我的认同，不过这也无所谓了。

这时，除了那位女骑士外，我看见一个身穿红白塑料夹克的急救人员，和一名穿着相当干净的怪异制服的守卫，站在一家银行入口旁。他们看着过往的行人，像在打量着会闯祸的人一样。过往行人毫不在意他们，而他们显然也无所谓。急救员和守卫看起来就像十分廉价的人。譬如，如果有人想买这位急救员，我想

他最多只需付五个马克。那位女骑士也很便宜。由于缺少了那个认同，我也一样便宜。

一个约莫十二岁大的少年坐在市府喷泉边，他小心地把自己的小帆船搁到水上。喷泉今天被调低了，水面几乎不动。没多久，一阵轻风吹过船上的两张帆，把船慢慢推过水池。我坐在喷泉边，差不多就在帆船会来到的地点。要是风力仍未减弱的话，这艘船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顺利驶过喷泉。那少年慢慢沿着池边走，眼睛直盯着他的船，没理会那些坐在池边聊天的年轻女子。那些女人自然也对少年不感兴趣。我就像非常期待船到来的人那样看着那艘船，女人们的只言片语也被风带到我这里。晚上……左边的女人说，晚上……如果我睡不着……我会常常问自己……接着，我便什么都听不到了。小帆船刚好来到我身旁的池边。少年高兴地朝水里一抓，拿起他的帆船离开，就夹在腋下，仿佛是一头他永远不会再送出去的宠物。

苏珊娜·布洛勒从葛雷纳狄尔街走出来。希望她没看见我。我从幼儿园起就认识苏珊娜，直到今天，我们每隔一周不到就会见上一面。我早就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了。我们之间的故事已经